

中國現代文學評論之評述①

花村

情、理、法三者渾成的境界

試尋繹葉石濤論評的特質

(一)

「從日據時代末期，開始用日文撰寫小說以來，我一直對閱讀小說保持着濃厚的興趣。因此寫小說同時偶爾心血來潮我也會寫論評；不過寫論評只是我業餘的消遣，並沒有把整個生命傾注在裏面。說真的，我以為寫小說才是我的天職呢！不幸我的小說似乎得

不着良好的評價，倒是幾篇論評據說還寫得不壞。這麼一來，正是欲罷不能，只好硬著頭皮斷斷續續的寫了十多年。有時候，我覺得好像走錯了路，有時候我又覺得似乎走對了路，總之，我始終在小說和論評之間，猶如鐘擺一樣擺盪不停。」（見遠景出版的葉石濤「臺灣鄉土作家論集」一書中的序）

葉石濤先生這句「幾篇論評據說還寫得不壞」，是說得很謙虛的。因為，他早在民國五十八年，就得得到第十屆中國文藝論評獎呢。

而從他平平常常的這段話裏，我們可以擷出兩件事實來。一是他由日據時期開始寫作，到今仍未稍停，橫跨了兩個不同的寫作歷程。雖然表達工具有所改變，但他先日文而中文，堅持着他筆路耕耘的決心。二是他在寫作歷程上的耕耘，始終是創作、論評兩事相伴而行。

最近葉石濤先生在民衆日報副刊上，不定期的連載標題為「府城之星、舊城之月」的葉石濤回憶錄，欲將他親自參與過的文壇盛事和他所體察到的臺灣新文學演進情狀，一一再現給今人。首篇寫的是「文藝臺灣及其周圍」。文中他說到，當他第二篇小說「春

怨」登在「文藝臺灣」後，他竟一時心高氣傲起來。憑着十八歲受寵的年輕人心性，寫了擁護浪漫主義，痛罵寫實主義的文章，投寄在「興南新聞」（即臺灣新民報）。而受到一連串猛烈的圍剿，且被指責是「偽浪漫主義者」。連當時文壇上最有名望的張文環、龍英宗等先輩，也給予他好言相告。他們告訴他：「寫實主義是臺灣新文學主流的歷史性事實」。

張文環他們深識日據時期臺灣人所受的不平與屈辱，所以看重文學的力量，期待以文學維繫住純粹的臺灣意識、臺灣精神，即泱泱大漢國風一脈承續下來的道統。因此，出自個人感情，標榜個人感情，而不能與社會民生相關切的浪漫文學，自然在他們擯除之列。這樣的理念和這樣的認識，既經先輩特別有所指點，年輕的葉石濤自然會深刻留意的。而再兩年，日據時期結束，臺灣光復，回到祖國懷抱。那時，正是戰後的復原期，百廢待舉；更沒想到的是赤焰橫流，殃民禍國。種種苦難、種種危局，毫不留情的一一逼臨。故而，葉石濤本來擁護浪漫主義的一顆心，早不知飛到九霄雲外何處去了。他變成了堅決的、固執的寫實主義擁護者。而因他思想提煉過程中，所處の時、

地，都是舊時代的臺灣農鄉型態；故他寫實主義的主要核心，很自然的是從鄉土之愛凝成。

(二)

要談葉石濤的論評，不能不涉及他的小說。因為他是寫小說、看小說，而才引起了興趣也來談小說。他自己不是說了嗎？「寫小說才是我的天職，寫論評只是我業餘的消遣」。而的確，不管就質或量說都一樣，他的小說都比論評超特。只不過我們文學史上，只有魏晉南北朝崛起過一陣子批評風氣，自那以後到今天，文學批評沒再好好站起來過，在文學批評方面稱得上家的，屈指數得盡。因此，葉石濤才變成以論評家的聲名著稱，而掩蓋了他應得的小說家的稱譽。

前面已經說到，他曾魯莽的為文痛罵寫實主義，在當時文壇惹起一陣不小的騷動；然他却也因此認真地思考關於臺灣新文學主流這一類文學使命、作家職志的問題。之後，他承認了寫實主義的重鎮地位。但是，最真實的創作是人天性的顯現，感情的發洩。他既追求真實的文學生命，他便無法違背藝術至上的本

心，所以他在創作中表露的是出自他天性的浪漫和唯美，與寫實難得有關連。這樣子，也難怪他的論評獨得世人賞識，因為他在論評裏一心一意標舉的是：與時代脈息貼切吻合的寫實主義。

故而，他的創作對他論評的影響，第一是：毫不猶豫的提倡客觀冷靜的理性論。由於他一向是創作、論評雙軌件隨着前進，而他把感性全交付給創作；自然，他的論評便大抵皆是理性的觀照和理性的呼籲了。第二是：文辭、氣氛方面的暢美感覺。一般的批評文章，辭達而已矣，可以拾取品味的全是內容部分的旨義、論點、識見等；而葉石濤的不止，他每一篇批評文字，除掉內容上有可取，表達方面，也都有足夠讓人咀嚼尋思的辭藻、章法、氣氛、情境上的美。

(三)

現在就針對他論評本身，分三項來說明他論評的特質。第一是：情的出發。第二是：憑藉個人涵養、學識浸潤而成的批判觀。第三是：不離作者的作品論所呈顯的陳述性。

所謂情的出發，指他寫論評的最初動機是欣賞，不是評鑑。因為喜歡看小說，看多了小說，自然的，被小說裏的悲歡離合和人生百態和特異思潮等引動心腸，而提筆記下個人從小說所感所悟的旨趣、情思、手法、境界等，便屬於從欣賞出發的評論。這樣的評論，並不是站在事不關己的超然立場；也沒有把自己放在指導的地位。乃是從心絃的共鳴，引出的一片含情的話。

這種由欣賞引發而成的論評，不管對作者和讀者來說，都像朋友似的透露着平易可親的情味。但是，以情論事，畢竟容易犯上偏狹之弊，常是偏重對原書的介紹和整理；缺少明銳的批判，也難得建立屬於評論者個人的文學觀。只能說是隨筆、漫談，算不得文學批評。而葉石濤的論評，絕不是隨筆，乃是嚴正的文學批評。因為他不只從情出發，對於他論評的對象，他更給予中肯的批判，使論評本身深具着啓迪的力量。

必須特別提出來說的是：他們的批判觀點純粹出自他個人，無所謂何種來源、何稱流派。他回憶錄首篇的這段話：「從中學二年級開始，我的整個精神都

集中在文學和人類考古學上面。我所讀的書除去文學書籍之外，還擴大到有關考古學、心理學、社會、經濟、歷史、哲學等領域。我還記得當我讀到摩根的『古代社會』時那茅塞頓開的一番欣喜。因此，在迷糊的小頭腦裏塞滿了許多多莫名其妙的知識。當然有些深奧的理論我是看不懂的，如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這一類的書；不過我倒是有辦法生吞活剝地硬記下來，我指望年老的時候把這些零碎知識拿出來反芻，猶如一隻老牛那樣。我從來也未曾想到這些雜學有一天會派上用途，幫助我瞭解社會上各種事物和現象，使得我能相當客觀地觀察時代社會變遷的歷史以及人內心世界裏的各色各樣的魑魅魍魎。」便是最好的說明。

因此，結構架式等的分析或方法論或學術性的用語之類做學問的樣式，很少在他的論評裏出現。他的批判觀點大抵是他浸潤日久的文學涵養的直接觸發，對象以內容、涵義為主。技巧方面、表現方面，他總是三兩句話帶過，彷彿不屑提及似的。只偶爾幾篇能引動起他特殊感受的，他才比較著意的說到技巧方面的事情。如「評林懷民『安德烈·紀德的冬天』」一

文裏，他才興致盎然的談林懷民怎樣把電影裏對於視覺、聽覺、嗅覺和觸覺等的恰當應用，拿放進他所寫的小說，使他的小說更具有現代感等。

扼要的說，他的批判觀點對應着社會要求和個人要求兩部份。

社會要求最明顯的是：他在每篇論評裏，一貫堅持鄉土寫實主義、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的必要。如果拿一棵樹做比，那麼，在他的觀點裏，鄉土寫實主義是根，人道主義是枝幹，理想主義是葉。一棵樹，由根開始長，接着長出幹，最後長成大片茂密的枝葉，才算圓滿完成了樹的生長。故凡文學作品，皆必鄉土寫實、人道、理想三者齊臻，才算得上偉大而可頌的文學作品。基於這項原則，所以連對讚佩不絕的鍾理和，他也這樣說：「不過一個作家只沈迷於鄉土田園之中吸取靈感；充其量不過是盡職的作家而已。唯有從發掘鄉土人物的人性中出發，覓取普通的人類共有的人性，對於人類理想主義傾向有所貢獻，才真正算是偉大的作家。」（「臺灣鄉土作家論集」一四〇頁）

至於個人要求的部分，乃是對達到個人與生命相

契的某些自我觀照和自我提升而言。比如他說：「作爲一個作家絕不可缺少使命感，須相信他是個『被選擇』的人，須有高邁超越的作家精神。」而標榜唐吉訶德式的妄執。另外他又說，每個作家皆要有屬於自己的「作家之眼」。而替作家之眼規範的普遍原則爲：「他的作品應該指向善的人性，有淨化和昇華人類精神的作用。」（此處兩引文見「臺灣鄉土作家論集」一二九頁及一五九頁）

說起來，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文學作品，都一定是由「體」和「用」兩者所構成。而文學作品的「用」，該符合剛論過的社會要求的部分吧？那麼，自然的，文學作品的「體」，即對應着個人要求的批判觀點了。換言之，葉石濤對作家與作品的文學性的看法，除了鄉土寫實、人道、理想之是否發揚外，還依據藝術本質之是否建立而定。

他論評的特質最後一項是：不離作者的作品論所呈顯的陳述性。

一般說來，文學批評分成作品論和作者論兩類別。作品論是以作品爲主體，加以討論。作者論則把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社會背景和作者本人的心性拿

來參研推敲，做為評定作品的地位及價值的依據。而不管是作品論還是作者論，重心都放在「理論」的闡揚上；但葉石濤却不同。他習慣把作者和作品，合在一起談。另外，他的中心旨趣不在文學理論或思想體系的建立；而是拿思想和理論，一面鑲嵌一面修飾他所論評的文學作品，俾使原作品能更深刻細緻的呈顯出它原本所欲呈顯的人生世態。

說成「不離作者的作品論」，除了可從他論評集裏各篇的內容衡量外，也可從「吳濁流論」、「鍾肇政論」、「林海音論」、「卡繆論」等明明白白的標題上得到確證。至於所謂的「陳述性」，在作品論裏是人生世態；在作家論裏，則是他對作家的期待，或他所表白的作家的願望了。

(四)

上述三項論評的特質，情的出發是就他論評的態度言；批判觀是他論評的旨趣所在；陳述性則關繫着他論評所表達的內容。可說是他論評的三主體。其他，還包括標榜理性，對於理性論的呼籲；包括表現形

式接近抒情意味的散文等。全部總合而成他獨具一格的論評，也造就成他論評家的聲譽。

千餘年來，我們的文學批評一蹶不振。但是，文學批評在文學中的地位，若打個比方，該就如微笑在快樂的人生中所佔的地位吧？要活得快樂，缺微笑不可；故若要有真正的文學產生，如何能任令文學批評繼續沒落下去？再單就文學本身來說：文學批評一則可使作者得到鼓勵與刺激；一則是對於讀者的引導和啓迪。因有了文學批評，作者與讀者間的溝通才能更便利；同時，也必在文學批評完整的建立後，才能推動真正的文學風氣。故平心說來，文學批評風氣的建立，應該列為今天的當務之急！

若如此，那麼葉石濤的論評或許會被議論成力道不够呢。因為葉石濤的論評，不管形式與內容，都與創作有密切關連，而其風格，又偏於溫柔敦厚。但今天是在衰微久矣的情況下欲儘速建立起批評風氣，所寄望的該是有激揚踔厲之氣、明銳凌勁之勢、脫然獨立之姿，能如大刀闊斧那樣，無阻無礙的揮動開去的文學批評吧！